卖大米

（外一篇）

□九歌

去厦门学习期间，当地文友请我吃了顿饭。店里的虾蟹挺新鲜，可能南北菜肴的烧法不大一样，进嘴里有股腥腥的感觉，没熟似的。见我不大下筷搛菜，文友帮我点了碗米饭。入口没有米香味，米粒在牙舌间磕绊，锯末子似的。端着碗僵在那儿，不吃对不住文友，吃呢亏欠口胃。忽然就有点想扶贫点吃的大米。那些产在当地的大米小机器磨下，不上化肥，不打农药，闷出来香能撞破屋子。甭管什么时候闻着就饿，随意掏块咸菜，饱足。

新大米下来了，我从贫困户手里买两袋寄给了文友。扶贫点上的杂事多，撂下没再过问。

我们机关帮扶的村子，不到两万亩耕地，三分之一旱地改了水田。一少半农户种上了小园水稻。

村部建在屯中间，院子里抬眼能看得见乡人忙碌。前院拉埂了，东院打浆了，屋后的方田有人拾掇了，波波漾漾的碎镜子似的围着。有燕子过来点一下，镜子就破一会儿。燕子不来，就那么安安稳稳地托着东升的太阳往西边地平线下运。

方田干渠里的水是从挑流堤引进的绰尔河水。绰尔河从西至东横贯全境三百多公里，沿线没有工厂，所以那水一直都清清冽冽。清清冽冽的绰尔河水养育着彻天遍野的农物。彻天遍野的农物里，顶数水稻的颜色漂亮——绿得方方正正，黄起来锣鼓喧阗。

稻子在田里一天天长。长到半尺多了，长到蹲裆深了，长到齐腰高了。风来了，拥着稻们前仆后仰左倒右摆，一起摇晃一起黄。蜻蜓来了，鼓俩大眼，绿不绿紫不紫的细身子，伙成帮在稻田上绕，忽高忽低兜着蠓虫小咬屁股后头轰炸。蠓虫知道稻子生长的秘密，蜻蜓也知道。浩瀚星空清亮地旋转，雀鸟儿们背着白云来了，唱得夕晖暖洋洋。

稻子秀穗了。稻穗抿着劲儿头角向上，尖尖的，齐齐地长——穗，戳在风里等粮实——拔着脖挺着腔虚虚地向上指着天。

稻子开花了。花小。小到看不清眉眼，像在稻穗上糊了一罩毛绒绒的白，掰开凑鼻子底下闻，小铃铛似的一挂甜香。

稻穗传粉了，身子笨了，头够地了，够成一圈儿了——不空就有了沉重，有了沉重，就不跟风乱跑。

翘起二郎腿，屁股偏坐在水泥台上，我啃口烤苞米，看看稻田，想稻子从前不愿低头的样子。

丛师傅悄没声地晃到我身后，咳了一声。瞅瞅稻子："压圈了，该伸刀了。"

一伸刀，农家的小园宽敞不少，割下来的稻，捆成捆，码成码，垛成垛。

方田里的收割机转圈割，这头吞，那头吐。实成的稻粒从拐脖筒子吐到口袋嘴里。细长亮白的大米流淌在人们的眼睛里，磨转在老人孩子的齿颊间。丰年，稻口袋粗得赛牛腰。家家余出不少。

我忙着帮贫困户跑外销。一个多月没回音的文友打来电话，说出差到家刚吃过大米——香！还说在接风宴上走了嘴，朋友们都想尝尝东北大米。

卖，卖，卖。

贫困户扛不住："不卖了，不卖了，一大年了，咋也得香香自家的嘴。"

买毛驴

张武精明。个子不高，俩小眼稳不住，滴溜溜转。"明天买驴，找个会看的，别让人糊弄喽。"一边搓皮条打笼头，张武一边和老伴叨咕。

"唉，她表舅年轻时牲口市干过。"

"行，求他去。"

张武老两口生有一个女儿，几年前嫁去了邻村。姑娘嫁出去后，张武夫妻俩省吃俭用，盖上一幢砖瓦房，攒粮握钱过日子，成了村里的上等户。好景不长，张武患了食道癌，攘光了积蓄，还背上几万外债。村里评选建档立卡户，张武在列。

买驴是镇里给建档立卡户落实产业扶持项目，张武两口人得扶持资金一万二。夜里躺炕上琢磨——一万二，按行情，够买一大一小，都是骒驴，大驴再饱揣驹，当年俩变仨，两年仨变五，三年五变八呀，发啦。账算得也并非异想天开，乡人有个谚：牝牛下牝牛，三年五个头。

第二天一大早，张武和表哥头一个来到村部，合齐了人，村干部领着十几个贫困户到邻村买驴。

"远看一张皮，近看四个蹄，到跟前摸摸嘴巴子齐没齐"，车头里坐着的老白，早年放过牛马，回过头向同车的人兜送经验。大伙听了，纷纷点头称是。车尾坐着的老董反驳道："你说得不对，那是先看一张皮，再看四个蹄，后尾伸手摸摸嘴巴子齐不齐，人家是这么说的。"老白听了，嘿嘿一笑。"都一样，大致都一样。""七咬中龋八咬边，咬断中龋十二三。"老白说。张武没的说插不上嘴，偶尔用余光扫扫身旁的表哥，表哥闭目合眼坐那儿打盹，根本就没听老白他们那套。

车很快开到了邻村老于家门口，大伙儿脚前脚后下了车，隔着院墙急火火地瞄院里散松着的几十头驴。一色灰黑。远看一张皮？全一模样，看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不到半个时辰，一人手里牵头驴出了院门，有的大驴身边还跟个半大驹子。 张武牵这头驴，是表哥抢先挑的。毛管发亮，四蹄周正，口轻个大，屁股后头也跟个活蹦乱跳的驴驹儿。谁看谁说上等货，张武眼里闪出了亮光——简直和昨晚梦里见到的一模一样。乐颠颠的，牵着驴头里走了。

一转眼，张武买驴到家两月有余，这期间我经常入户，见面打招呼，先问问："咋样啊？"一开始，张武还跟我打哑谜："啥咋样啊？""驴。""驴啊，挺好，挺好。"回数多了，再一问，张武嘴里直接蹦出几个"好，好，好"，"啊，啊，啊"，我回他几个啊。过路的谁赶上谁听得迷糊，歪脑袋，翻眼睛，侧耳朵，一愣一愣打着激灵听。

牛七马八驴整年。多半年过去了，按照卖家的说法，到月份，该下驹了。"咋不见动静？"张武围着母驴屁股，一会儿伸手拍拍驴肚子，一会儿低头从驴裆瞅瞅奶头，别说奶头没棒，肚子还扁扁着呢，根本不带怀驹的样。

"完了，这回全搭进去了……"张武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冲灶上做饭的老伴磨叨。

"啥玩意儿，啥都搭进去了？"

"钱呗，都怨你表哥，坐炕上颠屁股吹，说什么'一棒领个小，两年五头准没跑'。"

老伴见他有病心焦不和他缠斗。

又一个来月。有一天，我正在村部整理户档案，突然接到张武打来一个电话："大兄弟快来看看吧，这回他妈下了。"

"老张你说啥呢，谁下了？"

"驴驹他妈下了，哈。"

"哈。"

"哈哈。"

"哈哈哈哈……"

村委会开了锅。

赏鉴

《相伴荷芳》 中国画 霍保权

霍保权的写意花鸟画充满现实生活气息。他在日常生活中，感受诗意，并提取感性生动的生命形式，借助笔墨语言淋漓氤氲表现画面意象的生命元气和精神气。因此在保权笔下盛开的花朵、累累果实、枝条的缠绕、叶片的伸展……都透出画家对大自然生命与艺术本体的认识与理解，不难看到，在古法用笔、形神兼备、气韵生动中，画家极注意虚实相间、繁简映衬与简约归纳的处理方式，使画面洋溢着郁勃生机和清新气息，体现出当代文化语境中花鸟画的新形式内涵和生命情调。保权善学，有较好的领悟能力，他从工笔转而写意，入道快捷，且具工写兼备特点，既不张扬，又不拘泥，以笔写心，心手一致，表达的是一种人文情怀的生命情调。

（徐恩存）

『共话中俄友谊——我们的故事』

征文选登

主办单位：俄罗斯联邦驻哈尔滨总领事馆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中俄和平、友好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

故乡哈尔滨

□原慧婷

"赠予我亲爱的哈尔滨同乡。瓦连金娜·哈连科，2014年5月23日于鄂木斯克市"。这是一位名叫瓦连金娜的鄂木斯克老人，在自己创作的《现在我在西伯利亚生活》小诗集内页上写给我的赠言。而我今天要讲的故事，就从这位八十多岁的鄂木斯克老妇人开始。

2014年5月23日，我们一行来到俄罗斯鄂木斯克州访问，结识了瓦连金娜等一群特别的鄂木斯克老人。他们跟随父辈在哈尔滨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后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陆续回国。可以说，他们参与并见证了哈尔滨这座国际化都市的发展历史，并为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如今在鄂木斯克州，同瓦连金娜一样有着旅居哈尔滨经历的老人总计有150位，他们自称是"鄂木斯克哈尔滨人"，将哈尔滨亲切地称作"故乡"。

鄂木斯克哈尔滨老人们按照俄罗斯民族的习俗，用面包和盐热情地欢迎了我们，还为我们制作了满满一桌可口美味的点心和馅饼。席间，他们深情地向我们讲述了在哈尔滨生活的难忘点滴，回忆了那段艰苦岁月里当地居民给予他们的无私关怀和帮助，询问了当年的炮队街（今通江街）、"神树"（今友谊宫正门前的古树）是否依然还在。讲到动情处，老人们用汉语哼唱起了不为我们所知的那个年代的老歌，悠扬的歌声承载着老人们对哈尔滨的深深眷恋和浓浓思念。

和鄂木斯克哈尔滨老人们一起

怀揣着思乡之情，鄂木斯克哈尔滨老人们自发成立了鄂木斯克哈尔滨侨民社团，并且在个人收藏的当年旅居哈尔滨时期的相关物品、纪念品、老旧照片，以及保存的老哈尔滨相关资料基础上自筹建立了"教育博物馆"，部分展品曾在第17届哈洽会期间展出。2007年，应哈尔滨市政府邀请，包括瓦连金娜老人在内的鄂木斯克哈尔滨侨民社团的部分代表，时隔半个多世纪再次回到了令他们魂牵梦绕的故乡——哈尔滨，寻找当年生活的足迹。

2006年第17届哈洽会期间，作为哈洽会实习生的我和我的同学们，曾在展会现场参观教育博物馆的专题展览。那时的我怎样也不会想到，多年后的今天，能够有幸与这些鄂木斯克哈尔滨老人们面对面地交流。

同鄂木斯克哈尔滨老人们临别之际，瓦连金娜老人在她赠予我的小诗集内页，写下了本文开头提及的那句简短赠言。当看到她那布满岁月痕迹的脸颊，长满纹的双手，因激动而颤抖的笔迹，还有她那悄悄划过脸庞，滴落在诗集内页的泪珠，我觉得时间仿佛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耳畔回响的只有那颗对哈尔滨无比眷恋的心依然强有力跳动的声音。虽然我努力不让别人看出自己内心情绪的波动，可泪水还是模糊了视线……

当泪水浸湿我眼眶，我深切地感受到了鄂木斯克哈尔滨老人们对旅居哈尔滨岁月的深深眷恋。

谨以此文，献给那150位鄂木斯克哈尔滨老人们，以及那些居住在俄罗斯其他地区，曾旅居中国的俄罗斯侨民。

（本文作者为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四级调研员）

中国之行

□康达科夫·鲍里斯（俄）

作者为大三学生授课，摄于1986年5月

1985年，我还是彼尔姆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刚通过莫斯科国立大学博士论文答辩，即将被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派往中国担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我欣然应允。

我虽对中国了解不多，但一直对这个历史悠久、伟大坚强的文明古国感兴趣。小时候，我喜欢读中国故事；长大后，愿意翻阅史料，看过长城、天坛和故宫的图片。我的父亲（当时他已去世10年）曾在哈尔滨参加过对日作战。我们把他从中国带来的一些小物件珍藏在家里。

不久，我便开始了中国之行，与我同行的还有其他11位教师，分别前往北京、哈尔滨、上海、南京、西安等地的高校任教。我被分配到位于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一所久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学生们可以接触到现代科学的最新发现，接受高水平教育。

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期间，我首先接触到的是从事俄罗斯研究的教师。他们中的一些人曾于20世纪50年代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还有一些人在中国学习过俄语。这些人性格迥异，但有很多共同点，一个特殊的称谓很快在我脑海中形成，我开始称这些人为——"中国的俄罗斯学家"。我记住了我身边所有中国教师的名字和他们的工作。还有许多帮助我解决无数日常生活问题的老师和翻译家，他们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给予我莫大的帮助。这些"中国的俄罗斯学家"都是我的好朋友。在我离开中国后，我与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保持着多年的联系。

还有一些人已经逝去了，他们将成为我永恒的回忆，一如1985年与他们初遇一般，如此善良澄澈的模样永远镌刻在我心房。

"中国的俄罗斯学家"们都是品德高尚、聪慧睿智、乐于助人、灵魂芬芳的人。他们不仅精通俄语，而且对俄罗斯和中国文化都有深刻了解。通过与其他省份高校的俄语同行进一步交流，不难发现，这些高贵的品质是"中国的俄罗斯学家"们共同的性格特质，比如齐齐哈尔大学李延龄院士，一位俄罗斯侨民文学的收藏家。

几乎所有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的俄罗斯人都积极参与了俄罗斯文学的翻译——要么是古典文学作品，要么是当代作品。

随着与"中国的俄罗斯学家"深入交流，就会发现，他们对文学作品的处理是多么认真：有时我会花几个小时与之探讨某个短语（甚至单词），以了解其深层含义和情感色彩，了解这些词会唤起读者怎样的情感共鸣。

中国学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他们是学习上的有心人，努力从老师那里获得更多的知识。我很幸运，与两位硕士——贝文力和王征共同工作。在他们身上体现了细心谨慎、坚韧不拔、对异国文化深度尊重的中国学生品质。他们也成为我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当我回到祖国时，我意识到摆在我面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延续中俄友谊。2021年，彼尔姆大学语文学系将招收第一批"师范教育"方向的俄罗斯学生，他们将成为未来的汉语教师。配套教材将于2026年出版，我们已陆续收到来自彼尔姆边区各地的入学申请。汉语正逐渐成为我们这一地区的主要外语。

（本文作者为语文学博士、教授，俄罗斯彼尔姆国立科研大学语文系系主任）

新诗在线

黎明的雨中

（外一首）

□邢海珍

牵着一条大江，神游故国深远的睡眠
我追随鸟啼，啄破窗外的黑夜
一条江正伸开流水的臂弯，抱紧
一场黎明的雨
轻柔地落下，为心中的风景
涤落旧梦中过往的红尘

世界刚睁开眼睛
便有润物之雨落下来
花朵举起明眸，树叶流下泪水
我踏进雨中，一把伞遮住盛夏
撑起前世今生的诗意，在黎明
打量着伸展而去的路径

人来人往，脚步踏破时光
江山在雨中一次次重生
世界早已醒来，无论阴晴
它都快乐地敞开山水的怀抱

夏日观鸟者

岸上、水上
阳光款步而来，和风屏着呼吸
长枪短炮的镜头拉开善意的长度

芦苇摇曳千年
观鸟者，在时间的长度里
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回归的亲切低唤，叫醒
明媚而清凉的岁月
我看见了你们，你们观鸟者的沉思
以及小天鹅浑然的飞天之梦一闪

惊回首
天地精神衔起一个美丽的名字
丹顶鹤，在观鸟者抬头的时刻
被岸上暖心的镜头收留

主编：施虹
责编：曹晖
（0451-84691037）
执编 / 版式：杨铭
（0451-84655106）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龙头新闻App妙赏频道
更多内容请关注